

幻想基地

忽然一个晚上，星星和月亮都不见了，夜空从此沉入深暗一片……
在失序的世界里，展开了一段跨越数十年的爱情与友情的动人故事

Robert Charles Wilson

[加] 罗伯特·查尔斯·威尔森 著

陈宗琛 译

时间回旋

Spin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

Robert Charles Wilson

[加] 罗伯特·查尔斯·威尔森 著

陈宗琛 译

时间回旋

Spin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时间回旋 / (加)威尔森著;陈宗琛译. —北京:新星出版社, 2008.4

ISBN 978-7-80225-445-9

I. ①时... II. ①威...②陈... III. 科学幻想小说—加拿大—现代

IV. I71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023432 号

SPIN by Robert Charles Wilson

Copyright © 2005 by Robert Charles Wilson

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the author, c/o

Baror international, INC., Armonk, New York, USA through Jia-Xi Books Co., Ltd., Taiwan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 2008

Shanghai Sanhui Culture and Press Ltd.

Published by New Star Press

All rights reserved.

时间回旋

(加)罗伯特·查尔斯·威尔森 / 著 陈宗琛 / 译

责任编辑: 许 彬

装帧设计: 林 涛 秦 崑

出版发行: 新星出版社

出版人: 谢 刚

社 址: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 67 号隆基大厦 100005

网 址: www.newstarpress.com

电 话: 010-65270477

传 真: 010-65270449

法律顾问: 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

读者服务: 010-65267400 service@newstarpress.com

邮购地址: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 67 号隆基大厦 100005

印 刷: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

开 本: 889 × 1194 1/32

印 张: 16.75 字 数: 404 千字

版 次: 2008 年 4 月第一版 2008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

印 数: 0 001~15 000

书 号: ISBN 978-7-80225-445-9

定 价: 29.0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; 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目 录

公元 4×10^6 年	1
大房子	5
苦难中的成长	20
时间脱节	42
公元 4×10^9 年	54
世界末日谣言的夏日	60
天地众生无一停驻	83
公元 4×10^9 年	105
骚动不安的夜	117
隐藏的真相	135
太空园艺	153
无人星球生态培育	166
公元 4×10^9 年	195
客自远方来	219
基里奥罗哲三角洲的四张照片	236
公元 4×10^9 年	255
宇宙深处不胜寒	276
祭献	301
分秒必争	317

2 时间回旋

公元 4×10^9 年	345
绝望的兴奋	354
在夜落之前回家	384
公元 4×10^9 年	406
梦境	414
日出日落	430
时间回旋	448
浴火深渊	468
死亡的艺术	479
公元 4×10^9 年,美丽新世界	495
极北	529
 后记	 533

公元 4×10^9 年



每个人都下来了。我们所有的人分别降落在某个地方。

我们在巴东一家充满殖民地风味的饭店里，订了一间三楼的客房。在这里，我们可以隐匿一阵子而不被人发现。

一个晚上九百欧元，我们买到了隐秘，买到了阳台上一览无遗的印度洋景观。过去这几天，一直是风和日丽。在这样阳光普照的日子里，可以看到大拱门距离我们最近的部分。那是一条云雾般白茫茫的线，从远方的地平线垂直升起，不断向上延伸，消失在天空的蔚蓝苍茫中。从苏门答腊西海岸看得到的，只不过是整个大拱门结构的一小段。那景象已是如此迷人。大拱门跨越明打威海沟，遥远的另一端，落在一千多公里外卡本特海脊的海底山峰上，仿佛一只结婚指环掉在浅浅的小池塘里，半截竖立在水面上。如果在陆地上，它会从印度西岸的孟买延伸到东岸的马德拉斯。换个很粗略的比方，差不多从纽约到芝加哥。

黛安几乎整个下午都待在阳台上。阳台有一顶条纹已经褪色的遮阳伞，她躲在伞影下，流着汗，沉醉在眼前的景致里。我很欣慰，也放心了。在经历过这一切之后，她还能感受得到这样

的情趣。

我陪她一起看夕阳。黄昏时刻无限美好。一架货机优雅地滑翔着，像一串闪闪发光的项链，划过海上暗沉沉的夜空，朝海岸下降，准备降落在德鲁巴羽港。大拱门这一头的柱脚，宛如一根磨亮的红色铁钉，闪烁着幽微的红晕，贯穿海天之际。当黑夜笼罩了整座城市，我们看到一片阴影掩盖过大地，爬上那座擎天巨柱。

那是科技，“但你简直分不清那是魔法还是科技”。有人曾经这么形容它。这句话已经成为一句名言。除了魔法，还有什么样的科技能够不妨碍孟加拉湾和印度洋之间的气流和洋流，同时还能够将船舰传送到遥远另一端的异国港口？除了魔法，还有什么样的工程技术，让这座直径一千多公里的拱形结构承受得了自己本身的重量？它是用什么材料建造的？它如何达到这种魔法般的境界？

大概只有杰森·罗顿能够回答这些问题。可惜他没跟我们一起来。

黛安懒洋洋地窝在躺椅上。她身上那件黄色洋装，还有那顶有点滑稽的宽边草帽，在愈来愈深浓的夜色笼罩下，渐渐变成灰暗的几何图形。深棕色的皮肤看起来晶莹剔透，光滑细嫩。她的眼睛闪烁着晚霞的余晖，明媚动人，但依然露出一种机警的眼神。永远不变的，是她的眼神。

她抬头瞥了我一眼。“你一整天都坐立不安。”

我说：“在开始进行之前，我想先写点东西，就当是备忘录吧。”

“你是怕自己会失去什么吗？泰勒，你太杞人忧天了，那还不至于会消除你的记忆。”

是不至于消除，但记忆可能会模糊、消退、涣散。药物的副作用是暂时的，我还受得了，可是，我很害怕自己可能会失去

记忆。

她说：“不管怎么说，你成功的机会是很大的，你自己也很清楚。是有一点风险，但也只不过是风险——很低微的风险。”

换成是她，失去记忆也许反而是一种幸福。

我说：“就算没事，先把一些事情记下来，还是比较安心。”

“如果你不想做这件事，也不必勉强。等你心里有准备之后，自然就会做了。”

“不，我想做。”这话好像是说来给自己壮胆。

“那今晚就得进行了。”

“我知道。可是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……”

“你可能就不会想写了。”

“除非我控制不了自己。”药物有一些不太需要担心的潜在副作用，书写狂是其中之一。

“等恶心的反应出现的时候，看看你会想些什么。”她对我笑笑，仿佛在安慰我。“我想，每个人心里都有些不敢释放出来的东西吧。”

这话听起来不太舒服，我连想都不愿去想。

我说：“来吧，我们就开始吧。”

空气中闻得到一种热带的气息，混杂着氯的药水味。那是从饭店一楼的游泳池飘上来的。这几年，巴东成为一个很重要的国际港，到处都是外国人。有印度人、菲律宾人、韩国人，还有像我和黛安这种四处流浪的美国人。我们这种人负担不起豪华的交通工具，也不够资格参加联合国批准的殖民计划。这是一个朝气蓬勃的城市，也是一个无法无天的城市，特别是自从“新烈火莫熄改革运动”份子在雅加达掌握政权之后。

不过，饭店里是安全的。星星都出来了，灿烂闪烁，遍洒夜空。此刻，整个天空最明亮的，是大拱门的顶峰。它散发着银色光芒，看起来像一个细细的字母 U，被那位不太识字的上帝写颠

倒了。U,意味着未知,意味着不可知。我牵着黛安的手,一起看着它隐没在黑夜里。

“你在想什么?”她问我。

“我在想最后一次看到那些古老星座的时候。”处女座、狮子座、射手座,这些占星学家使用的术语,如今都沦为历史书里的注解条目。

“如果还看得到,从这里看应该会很不一样,对不对?这里是南半球吧?”

我想是。应该不一样。

夜已经完全黑了,我们走向房间。我去开灯的时候,黛安放下卷帘,拆开针筒和药水瓶的包装。我已经教过她怎么用了。她把那个无菌针筒吸满药水,皱起眉头,把里面的气泡弹出来。她的动作看起来很专业,可是手却在发抖。

我脱掉衬衫,摊开手脚躺在床上。

“泰勒……”

忽然变成是她在犹豫了。“不要三心两意,”我说,“我知道自己会怎么样。我们已经讨论过十几次了,结论很清楚了。”

她点点头,用酒精涂在我的臂弯。她右手拿着针筒,针头朝上,里面微量的药水看起来像水一样安全无害。

“好久了。”她说。

“什么好久了?”

“我们那一次看星星。”

“我很高兴你没有忘记。”

“我当然不会忘记。拳头握起来。”

不怎么痛。至少刚开始的时候。

大 房 子



星光从天空消失的那个晚上，我十二岁，那对双胞胎十三岁。

那是十月，万圣节的好几个星期之前，罗顿家有一场大人才可以参加的宴会，于是我们三个小鬼就被赶到地下室去。罗顿家的大宅，我们都叫它大房子。

关到地下室，根本算不上处罚。对黛安和杰森来说，那不是处罚，因为他们本来就喜欢一天到晚窝在地下室。对我来说，当然也不是。他们的爸爸老早就宣布过，在他们家里，什么地方是大人的，什么地方是小孩子的，界线划分得很清楚。不过，我们这里有一套最高档的电玩平台，有电影盘片，甚至还有一座撞球台……而且，大人管不到。除了楚罗太太，不会有其他的大人到这里来。她是长期的宴会服务员。大概每隔一个钟头，她就会跑到楼下来开小差，逃避送小菜，顺便跟我们讲一些宴会里的最新八卦：惠普公司的一个家伙当众出丑，对方是邮报专栏作家的太太；有一个参议员在书房里喝得烂醉。楼上的音响系统播放着惊天动地的舞曲，像大怪兽的心跳声，穿透地下室的天花

板。杰森说，我们什么都不缺，就是缺少清静，缺少天空的景观。

清静和天空的景观。以杰森的脾气，他两样都要。

黛安和杰森两个人出生的时间只隔了几分钟，但很明显看得出来，他们是异卵兄妹，而不是那种同一个模子印出来的同卵双胞胎。除了他们的妈妈，没有人会叫他们双胞胎。杰森曾经说，一个两极的精子分裂，分别侵入两个属性完全相反的卵子，而他们就是这种过程的产物。黛安和杰森差不多，智商也是高得惊人，不过，她不像杰森那么爱搬弄术语。她形容他们两个人是：“从同一个细胞牢房里逃出来的两个不同的囚犯。”

他们两个人都同样令我敬畏。

杰森十三岁的时候，不但聪明得吓人，体格也很强壮。虽然不是肌肉特别发达那一型的，却是体力充沛，是田径场上的常胜将军。那个时候，他的身高已经将近六英尺，瘦瘦长长的，长相有点呆，还好他那歪着嘴的纯真笑容，使得他看起来比较不那么呆。当年，他有着一头像铁丝一样硬邦邦的金发。

黛安比他矮了五吋，只有在跟她哥哥比的时候，才算得上胖，肤色也比较深。她的脸晶莹剔透，眼睛四周长了一圈雀斑，看起来像是戴上了外衣套头的兜帽，脸的上半部笼罩在阴影中。她曾经开自己的玩笑说那是“我的浣熊面具”。我最喜欢黛安的地方，就是她的微笑。以我当时的年纪，她这些小地方显然已经开始令我着迷，虽然还不太明白是什么道理。她很少微笑，但笑起来很灿烂。有人说她的牙齿太凸了，她自己也这么认为，可是我不觉得。所以，她养成了一种习惯，大笑的时候都不张开嘴来。我喜欢逗得她开怀大笑，但内心偷偷渴望的，是她那灿烂的微笑。

上个礼拜，杰森的爸爸送给他一架很昂贵的双眼天文望远镜。整个下午，他兴奋得一秒钟也静不下来，抓着望远镜玩个不停。电视机上面有一幅裱着框的旅游风景海报，他对准那张海

报,假装自己从华盛顿的郊区可以偷看得到墨西哥的坎昆岛。后来,他终于站起来说:“我们应该去看天空。”

“不要,外面好冷。”黛安毫不迟疑地回答。

“可是天气很好。这个礼拜,一直到今天晚上天气才放晴。而且,外面只不过有点凉。”

“今天早上草坪都结冰了。”

“那是霜。”他反驳。

“已经半夜了。”

“现在是礼拜五晚上。”

“我们不准离开地下室。”

“我们只是不准去吵到他们的宴会。没有人说我们不能出去。如果你是怕被逮到,放心,不会有人看到的。”

“我才不是怕被逮到。”

“那你在怕什么?”

“怕在外面把脚冻成冰块,还要听你啰嗦个没完。”

杰森转过来看我。“怎么样,泰勒?你想看看天空吗?”

这对双胞胎意见不合的时候,老是要抓我当裁判,令我很不自在。不管我怎么回答,都里外不是人。如果我和杰森一个鼻孔出气,好像冷落了黛安;可是,如果我老是和黛安站在同一边,看起来好像……呃,蛮明显的。于是我说:“我不知道,小杰,外面好像蛮冷的……”

帮我解套的是黛安。她一只手搭到我肩膀上说:“没关系,出去透透气也好,强过在这里听他抱怨个没完。”

于是我们在地下室的玄关抓了件外套,从后门溜出去。

我们帮大房子取这个绰号其实是有点夸张的,它没有那么大。不过,在这个中高阶层的社区里,它还是比一般的住宅要来得大一点,占地也比较广。屋后是一大片修剪得很整齐的草地,如波浪般起伏。再过去,草地被一片野生的松树林挡住了。树

林像边界一样，另一头紧邻着一条有点脏脏的小溪。杰森在房子和树林中间选了一个观测星星的地点。

十月以来，天气一直很舒适宜人，直到昨天，一道冷锋入侵，才赶走了暖烘烘的秋老虎。黛安装模作样，抱着肋骨发抖，其实只是为了要给杰森一点颜色看。夜晚的风有点凉飕飕的，但还不至于冷得受不了。天空如水晶般晴朗透澈。草坪相当干爽，尽管明天一早可能又会结霜。天空万里无云，看不到月亮。大房子灯火辉煌，看起来就像一艘密西西比河上的蒸气轮船。窗口透出金黄的灯光，像虎视眈眈的眼睛，扫视着外头的草坪。不过，根据过去的经验，在这样的夜里，如果你站在树荫下，就会像是被吸入黑洞一样，彻底消失，从屋子里绝对不可能看得见。

杰森仰卧在草地上，举起望远镜对准天空。

我翘着腿坐在黛安旁边，看她从外套口袋里掏出一根烟，可能是从她妈妈那里偷来的。（卡罗尔·罗顿是一位心脏科医生，虽然号称已经戒烟，可是梳妆台、书桌、厨房抽屉里还是藏着好几包烟。这是我妈告诉我的。）她把烟叼到嘴上，用一个半透明的红色打火机点燃，火光在四周的黑暗中显得无比明亮。她吐出了一缕烟，烟雾盘旋而上，消失在黑暗中。

她发现我在看她。“想不想来一口？”

杰森说：“他才十二岁，麻烦已经够多了，他可不想再得肺癌。”

我说：“当然想。”这正是展现英雄气概的大好机会。

黛安很开心地把烟递给我。我试着吸了一口，好不容易才憋住没有呛出来。

她把烟拿回去。“小心别上瘾了。”

杰森问我：“泰勒，你懂星星吗？”

我深深吸了一口冰冷的、没有烟的干净空气。“当然懂。”

“我不是指你从那些廉价科幻小说里看到鬼东西。你有没有

有办法叫得出随便一颗星名字？”

我脸红了。希望这里够暗，不会被看见。“大角星，”我说，“半人马座，天狼星，北极星……”

杰森问：“那哪一颗星，是《星际迷航》里的克林贡人的母星？”

“少恶劣了。”黛安说。

这两个双胞胎都具有超乎年龄的聪明。我并不笨，但还够不上他们那个天才的族群。这一点，我们都心知肚明。他们上的是资优儿童学校，我则是跟别人挤公车上公立学校。我们之间有许多明显的差异，这是其中之一。他们住在大房子里，我则和妈妈住在大房子庭院东侧最边上的小屋子里。他们的父母追求事业上的飞黄腾达，而我妈妈在他们家里帮忙打扫。我们知道那种差异，但很奇怪的是我们就有办法不把它当一回事。

杰森说：“那好，你能不能指给我看，北极星在哪里？”

北极星，北方之星。我曾经在书里面读过南北战争和黑奴的故事。有一首歌描述逃亡的黑奴：

当太阳开始回归，鹳鸟发出第一声啼叫
 追随那酒瓢。
 老人正等待着你，他会带你奔向自由，
 只要你追随那酒瓢。

“当太阳开始回归”是指冬至过后。鹳鸟会到南方过冬。酒瓢就是北斗七星。瓢柄的尾巴指着北极星，指向北方，那是自由的方向。我找到了北斗七星，满怀希望地朝着它挥挥手。

“你看，我就说嘛。”黛安对杰森说。似乎他们也不怕我知道，他们曾经因为我的事情有过争辩，而我证明了黛安是对的。

杰森也没话说。“还不错嘛。那你知道什么是彗星吗？”

“知道。”

“想看看吗？”

我点点头，在他旁边躺下来。抽了黛安那口烟，嘴巴里还是有一股苦苦辣辣的味道，心里有点后悔。杰森教我怎么把手肘撑在地上，然后让我举起望远镜贴住眼睛，调整焦距。星星渐渐变成一团模糊的椭圆形，然后变成无数细密的光点，比肉眼看到的多得多。我来回摆动望远镜，终于找到了杰森指给我看的那个光点，或者，自以为找到了。那个彗星看起来就像一个瘤结，在冷酷黝黑的天空中散发出幽幽的磷光。

“彗星……”杰森开始说。

“我知道，彗星就像一个沾满灰尘的雪球一样，朝太阳飞过去。”

“你要那样说也行。”他的口气有点不屑。“你知道彗星是从哪里来的吗，泰勒？它们是从太阳系外围来的。太阳系外围环绕着一个冰冷的云团，像一团圆球状的光晕，范围从冥王星的轨道开始，向外扩张，最外围可达到与太阳系最邻近的下一颗恒星之间五分之一的距离。彗星就是从那里诞生的。那遥远的太空深处，冷到你根本不可能想象。”

我点点头，心里有点不太舒服。我已经读过不少科幻小说，已经足以体会夜空那无以形容的浩瀚辽阔。那种浩瀚辽阔有时候也是我喜欢想象的。只不过，在夜里某些不恰当的时刻，屋子里静悄悄的时候，想到那些，会有一点压迫感。

“黛安？”杰森问，“你想不想看看？”

“有必要吗？”

“当然没必要。高兴的话，你可以坐在那边熏你的肺，胡说八道。”

“少转了。”她把烟按熄在草里面，伸出手来。我把望远镜递给她。

“拜托拿那个小心一点。”小杰很宝贝他的望远镜。上面还闻得到塑料膜和泡沫塑料包装的味道。

她调整焦距，朝天上看。她安静了一下子，然后说：“用这个东西看星星，你知道我看到什么吗？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还是一样的星星。”

“用点想象力吧。”他听起来真的被惹毛了。

“如果可以用想象力，我干吗还要望远镜？”

“我的意思是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你看的是什么。”

“哦！”她说。停了一下，又说：“哎呀！杰森，我看见……”

“看见什么？”

“我想想看……对了，那是上帝！他留着长长的白胡子！他手上举着一个牌子！上面写的是……杰森逊毙了！”

“很好笑。你不会用望远镜的话，那就还我。”

他伸出手，她却不理他。她坐直起来，望远镜对准大房子的窗户。

宴会从今天傍晚之前就开始了。我妈之前跟我说过，罗顿家的宴会是“企业大亨花一堆钱鬼扯淡的大会”。不过，我妈添油加醋的本领炉火纯青，所以她说的话你一定要打点折扣。杰森跟我说过，大多数的客人都是航天圈子里崭露头角的人物或政界的幕僚参谋。他们不是华盛顿当地社交圈子里的老面孔，而是从西部来的、有军火工业背景的新贵。爱德华·罗顿是杰森和黛安的爸爸，每隔三四个月他就会办一次这类的宴会。

黛安眼睛贴在望远镜两个椭圆形的接目窗后面，一边说：“老把戏了：一楼，喝酒跳舞，现在，舞没什么人跳了，酒越喝越凶。厨房好像要收工了，我看那些服务生已经准备要回家了。书房的窗帘拉上了。爱德华和几个客人在图书室里。好啊！有个人在抽雪茄。”

杰森说：“少在那边装恶心了，骗不了人的，万宝路女郎。”

她继续逐一浏览每一扇看得见里面的窗户，杰森跑到我旁边。他喃喃叨念着：“让她欣赏宇宙，她却宁愿偷看人家宴会在干什么。”

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就像往常一样，杰森说的很多话，听起来总是充满智慧，聪明伶俐。那样的话不是我说得出来的。

黛安说：“我的房间，没看到人，谢天谢地。杰森的房间，也没有人，只不过，床垫底下藏了一本阁楼杂志……”

“这副望远镜很棒，不过没有棒到那种地步。”

“卡罗尔和爱德华的房间，也是空的。那间客房……”

“怎么样？”

黛安忽然没声音了。她坐着一动也不动，眼睛还是贴着望远镜。

“黛安？”我问。

她还是不说话。过了一会，她开始发抖，转身把望远镜丢……应该说，摔回去给杰森。杰森叫骂着，似乎没有意识到，黛安看到了什令她很烦躁的东西。我正要问她怎么样了……

这个时候，星星消失了。

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事。

那些亲眼目睹这件事发生的人，通常都这么说。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事。真的不是。我以一个目击者的身份告诉大家：黛安和杰森在斗嘴的时候，我一直在看天空。那只不过是一道怪异刺眼的强光，刹那间闪了一下，星星的残影，在眼睛里留下绿色冷磷光的视觉残留。我眨了眨眼睛。杰森问：“那是什么？闪电吗？”黛安一句话也没说。

“杰森。”我叫他，眼睛还是眨个不停。

“干吗？黛安，我对天发誓，要是你砸破了上面的镜片……”